國朝先正事略補編

國朝先正事畧補編卷一

平江李元

徐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崇禎壬午舉人高介善詩畫明亡不仕巡撫湯斌聞其賢屏騶從訪之枋託疾不出斌坐中堂良久卒不得見歎息而去

徐繼恩字世臣浙江仁和人明季貢生明亡不應試剃髮令下改服爲僧能爲詩高淡有逸致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峰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隱發清機

李容字中孚陝西盩厔人明末諸生家居講心性之學遠近多從之游康熙時薦隱逸泊博學宏詞皆不就當道必欲致容縣令捧書坐堂前敦促容發狂引刀自刺氣絕仆地創血流漓令駭遽歸報乃止容歎曰退藏不密幾至殺身吾學淺矣自是閉門修業不復延集生徒容父以材官戰死襄城容求骨數年不得乃具衣冠奉遺齒葬之嘗居土室以誌

痛晩用盩厔義自號二曲病夫至今稱二曲
先生

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眞國書梵音尚有未精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聲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類

音與鼻音互相合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謂惜不得觀之以證泰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其說浩博學者多未能通

陸圻字麗京浙江錢塘人明季貢生富於才藻工詩及駢體文明亡遊居海上旋入閩爲僧往來南北或賣藥都肆無定蹤以母老復歸奉母私史獄發圻名居首購捕甚急久之得脫母死更爲道士不知所終

劉獻廷字繼莊順天大興人博學多知尤精音韻之學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眞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能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有陰陽上去

吳偉業字駿公一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少擅
文學明崇禎辛未進士廷試第二授編修時
年二十三側辭有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
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以爲不媿
人
　本朝官國子監祭酒偉業爲詩有盛名
嘗賦圓圓曲有云太息六軍同縞素衝冠一
怒爲紅顏又云不爲君親來故國祇因女子
下雄關吳三桂病之贈三千金請改其語偉

業不肎鈕玉樵觚賸有圓圓傳載此事甚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明季諸生父兄皆爲貴官方域負才氣能文章折節下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同稱四公子屢應鄉試不第入　本朝中順治辛卯副榜旋卒年三十七方域文章雄邁能達其識所至論時事尤多切當與甯都魏禧皆以文雄天下至今稱侯魏云

汪琬字苕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官戶部主事康熙時試博學宏詞甲等授翰林院編修甫兩月即告歸琬性狂簡好訶責人與人交多不能久後輩亦罕從之游然文章宗歐陽修而才力不逮迂徐醇謹略似歸有光爲說理之文者往往宗之琬文知名先於方苞詩與王士正齊名後數十年皆遠不逮

宋琬字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以按察副使分守浙江紹興詩才儁麗佳者頗似陸游居京師與宣城施閏章齊名時稱南施北宋又與嚴顥亭丁飛濤施愚山張譙明趙錦帆周禜來號燕臺七子

趙執信字仲符山東益都人九歲能文稍長窮力爲詩詩思精銳新城王士正以詩爲天下倡學者多宗之士正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緲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論者以爲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康熙十八年進士由編修官右贊善性峻傲不譽假人同館某以詩集及土物餽贈執信

僉簡云土儀誰領大纛壁還某大恨後數年
某官御史會執信於國喪日演劇某詞奏之
執信坐廢終身

劉體仁字公㦷河南穎州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至吏部侍郎性疏曠能詩喜飲酒嘗於慈仁寺松下置酒游人至輒飲之盡醉乃已與王士正汪琬齊名相友善王和汪介公㦷獨持平方苞少時嘗以詩謁汪琬琬訶之呈王士正士正亦不譽以質公㦷公㦷曰子以後不作詩專力古文可也苞如其言遂以文名天下公㦷詩格與王士正相近

顧貞觀字華峰江蘇無錫人康熙壬午舉人官內閣中書能詩與吳兆騫齊名兆騫戍塞外久不得歸貞觀諳明珠子成德每以爲言久之未得當貞觀賦金縷曲二闋寄兆騫曰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

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
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
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曰我
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
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僝
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
萬恨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
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

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緇行成稾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詞成以示成德成德素工詞曲又多情愛才覽之泫然曰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身任之不敢爽也貞觀曰人壽無期何能待此成德曰諾因力言於明珠以計斡旋之得赦歸貞觀由是以俠聞四方

吳兆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幼慧傲放自矜在塾中見同輩所脫帽輒取溺之塾師責問兆騫曰居俗人頭何如盛溺師歎曰他日必以高名賈禍順治十三年舉鄉試坐通榜謫戍甯古塔居塞外廿餘年不得歸其友顧貞觀素善明珠子成德時時爲請又以語激之德爲盡力久之得赦歸兆騫詩風格遒上如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羌笛關山千里暮

江雲鴻雁萬家秋皆一時傳誦

胡渭字朏明浙江德清人精地理學嘗與修一統志得縱觀天下圖籍著禹貢錐指二十卷每水爲圖凡四十七圖各有說條分縷析考證詳明談地理者奉爲規矩當時與梅文鼎天文同稱絕學

二

毛先舒字稚黄浙江仁和人性疏曠嘗搆屋
經營甫畢將移居會姊喪不能舉即賣屋葬
之工詩清妙絕俗尤精韻學著韻學指歸及
唐韻四聲表頗多心得

鄭性字義門浙江慈谿人從黃宗羲受學而
偏主陸王與宗羲稍異志行謹厚爲鄉里所
推有佃戶負租者偶與論家世知爲楊簡後
急邀之齋中與爲賓主飲食之盡捐其逋自
是收租必減於他佃

顧祖禹字景範江蘇無錫人精史學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論天下形勢甚詳皆有指證咸豐時粵寇入吳之道景範書已先言之

張貞生字幹臣江西廬陵人學道恬介官翰林院侍講罷歸築室王山嘗言王山苦筍殊有眞味而爲衆棄人生嘗嘗日在苦中獨惡於筍所未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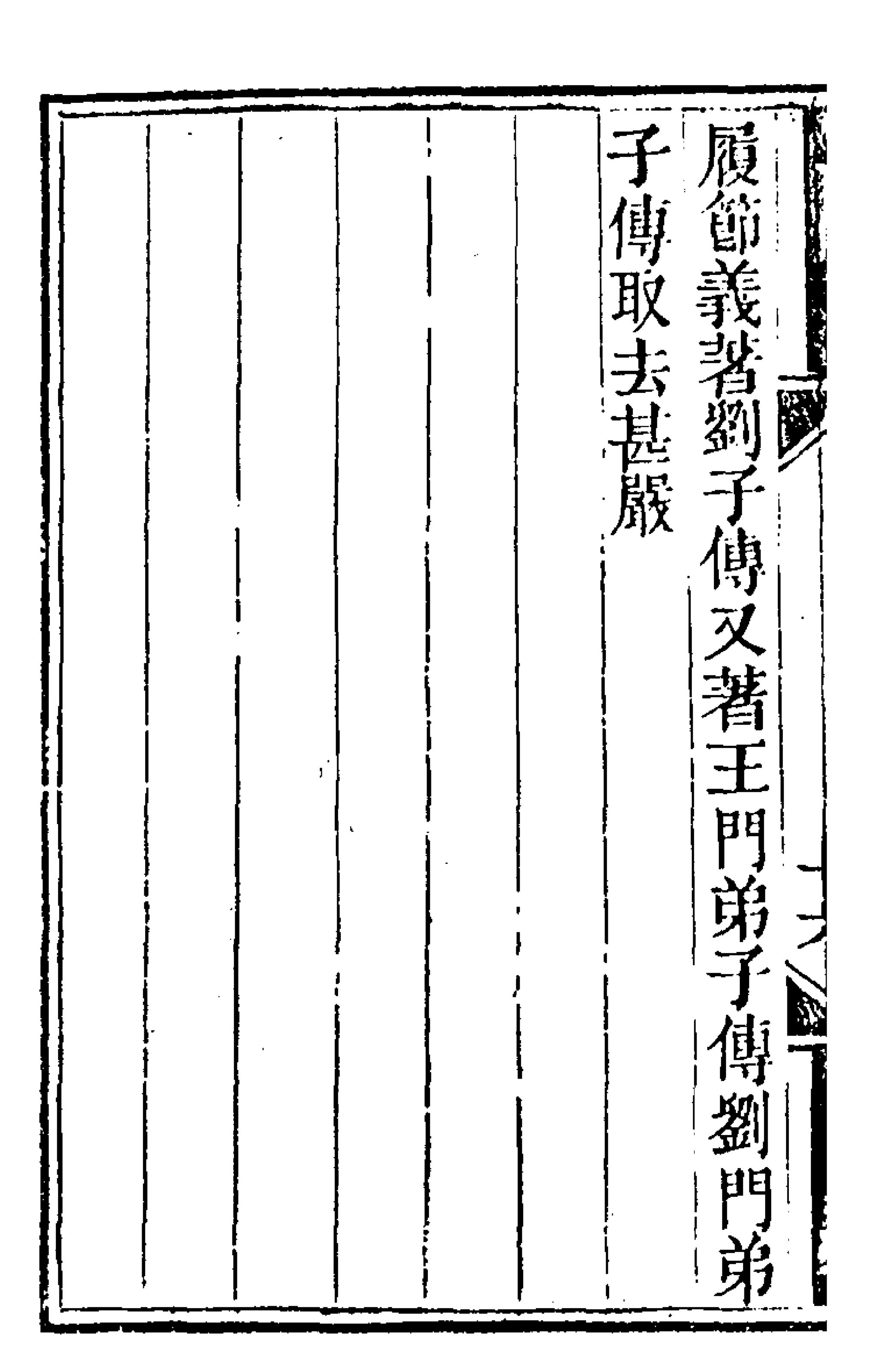
嚴繩孫字蓀友江蘇無錫人康熙時以布衣薦博學宏詞試日目痛僅成省耕詩八韻閱卷官黜之　聖祖素知繩孫名特授翰林院檢討旋命典試山西諸儒臣分修明史繩孫撰隱逸傳同試有王嗣槐者詩落一字不中格亦授中書

潘耒字稼堂江蘇吳江人早慧能强記覽時憲書一過即能闇誦康熙時以布衣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坐事免歸性喜硯藏硯盈屋因其質狀分別為銘暇則獨坐屋中摩挲拂拭以為娛樂時人謂之石癖

汪紱字雙池安徽休甯人生而能言家貧喜讀經以經授徒無肯來學者乃之江西爲陶戶傭有暇輒讀書同作皆厭笑之主人亦怪紱迂乃辭去游閩中總兵某獨異之聘教其子未幾總兵又死紱無所依仍歸休甯窮老以死著書凡數百卷貧不能鐫乾隆時學政朱筠訪遺逸祀之紫陽書院

胡方字大靈廣東新會人家居學道靜介自守父喪三年不入內有薄產盡以與弟總督某聞其名遣招之方走匿仙舍肆中遇胡先生市物不言二價鄉中欲行詐者輒曰恐胡先生知時爲之語曰可欺他人勿使胡君知他人答猶可胡君愧殺我

邵廷寀字允斯浙江餘姚人自王守仁言良知授同里錢德洪以傳沈國謨國謨授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子貞顯頗傳父業廷寀其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門復師黃宗羲篤志儒術既讀劉宗周書益精進河間李塨書問明儒異同廷寀荅曰致良知必主誠敬異同非所敢論某生剛王學甚力廷寀曰在行之何如耳以陽明扶翼世教著王子傳蕺山躬



履節義著劉子傳又著王門弟子傳劉門弟
子傳取去甚嚴

鄭燮字板橋江蘇興化人由進士官山東知縣以請賑忤上官罷歸淡爽任眞能爲詩尤工書畫書增減楷隸別爲一格時號爲板橋體頗寶貴之又有三絶三眞之稱謂畫書詩皆具眞氣眞意眞趣也

厲鶚字樊榭浙江錢塘人性拙率喜爲詩入衕山嘗倒覗搖首搆思不輟膓博學宏詞不就鶚詩喜用僻事時人效之謂之浙派

褚寅亮字搢升江蘇長洲人乾隆十六年
高宗南巡以舉人召試授中書研究諸經尤
精儀禮學嘗謂敖繼公儀禮集說多巧竄經
文陰就已說又專與鄭注立異作儀禮管見
糾之頗中其失

沈彤字冠雲江蘇吳江人讀經通三禮乾隆時徵試博學宏詞不舉嘗以宋歐陽修疑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辨者多以攝官爲辭彤博考諸經詳列周代官爵公田祿田之數爲周官祿田考三篇又爲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地征篇辭多精核

段玉裁字若膺江蘇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精小學著說文解字注詩考派流旁徵訓詁持擇精審當時推爲絕學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性嗜學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職後卽告歸研究經籍允精三禮之學晚年病髀痛臥不能起就臥榻著禮■十卷口授子弟書之書甚精核大興朱珪爲刻板行世

同書字元穎浙江錢塘人父官宰相同書獨恬靜向學工書書名聞海外日本琉球爭購其書同書作字必用許氏虛白齋紙求字者爭購之許氏以富同書生平不近婦人娶妻別室而居朔望會於中堂交揖而退嘗得元人手書山舟二字取以爲號遂以號行

桂馥字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工篆隸尤究心小學著說文義證五十卷輾轉推通徵引賅博與段氏書竝行於世治小學者以爲依據嘗病後學空疏與歷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萬卷資士好學者輒藉與之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博洽工考據尤好金石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億聞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到家憊頓幾死性迂僻善哭嘗遊京師主大興朱筠家除夕筠饋豚肩蒙古酒儀盡食之食已大哭主宅驚怪筠疑億久客思家急慰問之億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亮吉黃景仁不偶耳後成進士官博山知縣更以能名

潘諮字少白浙江會稽人性恬曠工古文有名當時終身未嘗應試營家人生產弟官廣東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爲置田廬固辭不可嘗有謝諸友爲田廬書云人心如止水微風拂之便易瀠洄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掣緊一步聖人罕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於身有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縱一步便鬆鬆入可欲境界矣諮生質

故嬾惰謀身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如小兒畏避學舍因此亦得綏甯事理習久若性數年來竝嬾言安樂境界雖處困乏覺天地甚曠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非不知老之將至與溝壑近也夫溝壑非不可近之地較心所謂塗炭者頗異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殊豐養厚葬常人以身安爲樂君子以心安爲樂諸雖未學苟安吾心袒衡冰雪中以畬

土掩之亦樂境也諸友爲謀田廬使餘年在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鑿本無懷之業而謀而爲之則懷必有所擾又不得同心之侶共處朝夕他日與祝豐祈稔之輩日計贏絀衰年餘喘是可惴惴敢敬謝諸友巾輟茲役使吾以將盡之日乘化短長無所滐洄其閒似勝於飽暖終矣蔣湘南字子瀟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爲固始人通究經史爲文章雄

健舒暢能達其意不隨古人步趨屢應鄉試不舉道光戊子編修張集馨典河南鄉試將行往辭大學士阮元元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瀟攟紊不得負此行矣集馨欲請其詳會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阮公所稱必好古者因誡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僻無棄久之果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衆皆怪笑集馨强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

卽子瀟也湘南雖舉鄉試負文學盛名而剛
介不隨游四方迄無所遇後客陝西卒於鳳
翔府書院著有七經樓詩文鈔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少以文行知名嘉慶初應鄉試至道光戊子乃舉爲學務躬行不談心性亦不以博聞傲人與人和易嘗典人屋屋主家有婢病死巧誣德輿希得屋鄉里皆信德[illegible]不直屋主將愬官按之德輿不胥還其屋收婢尸葬之德輿文章醇厚剛勁如其爲人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文章轉移風俗耳有答問云客問曰文於道

爲朱子每思以文章轉移一世何也曰人有不願爲男子而願爲婦人者乎人有已爲男子而猶願爲婦人者乎然而今之文士何願爲婦人者多也順時而畏其不合悅人而慮其不工何其求爲婦人之甚也推而論之二百年來之詩文亦何其男子之氣少而婦人之衆也可悲也予悲之故欲從而挽之曰文與行一也文柔美人剛正何害曰文虛也行

實也今虛者尙不敢幾微拂人意而以順爲正而謂其實者將特立而不撓於俗其誰信之曰此非得已也士順時則大者弋名位不順時則衣食且不可謀而死亡至矣曰天下之事萬端義利盡之矣義利之辨明大之爲聖賢次之成忠孝次之爲文章之雄今義利之所以不能辨者死生惑之也死生之惑不能破雖求爲文章之雄亦不可得傳曰死生

有命此語無一人不知而無一人知之果知之則文章之雄可以坐致而聖賢忠孝之塗乃由此而漸啟焉然則所論雖不越乎文章而天下男子廉恥之氣由此而勃然起沛然逆則文章者卽風節之綱維家國之柱石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卽此義也杜子美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然又曰文

章千古事又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其亦竊此義矣客獻然退予次其語示從吾游者德輿以知縣待缺安徽未得補卒著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六卷

蔣琦齡字申甫廣西全州人能文有幹略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積官順天府府尹以介直忤時乞歸養母遂不復仕同治初上中興十二策語多切當人比之葉水心陳同甫策中有崇正學云處多事之秋而高談理學鮮不以爲迂矣豈知世之治亂原於人心風俗人心風俗原於教化教化原於學術正學不明欲以施教化厚風俗致太平必不可得矣

是學術者政教之本也國初理學調停於朱陸之間其實沿前明餘派所宗尚者陸王而孫奇逢湯斌李容諸人敦崇實踐類能救姚江末流之失其粹然爲程朱之學者不過陸隴其張伯行數人賴聖祖仁皇帝表章扶持一以程朱爲歸於是正學昌明國運隆盛人才輩出流風餘韻至今賴之而毛奇齡閻若璩之輩揚孔鄭之餘波爲考據之漢學與

程朱相難亦肇於其時迨至乾隆文治日盛好古力學之士益以考訂博洽相尙厭性理之空談以記誦爲實學中葉開四庫之館紀昀等司其事鉤元提要凡遇宋儒之書必致不滿之詞微詞譏刺於濂洛關閩爲尤甚風尙所趨於是乾嘉以還遂以宋儒爲詬病性理道學羣相鄙夷偶一及之藉供笑柄翁方綱之不背程朱適成左袒姚鼐之文以載道

終屬支離雖有一二豪傑如陳法韓夢周偶
出其間類如捧土塞河無所補救葢周程張
朱之學至是或幾乎熄矣夫以性道之空談
較見聞之賅洽誠覺漢學實而宋學空矣然
亦思聖賢之學果何學哉非以學爲人子學
爲人臣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者耶以身心之
踐履較口耳之記誦果何實而何空也又況
文字訓詁器數形名爲道所寓不可以爲道

講求既精反躬無毫末之涉文爲制度宜於古或不宜於今束髮受書至於槁項討論精詳臨事不獲一用夫洽聞殫見著作等身乃於天理民彝之實身心國家之要漠然初未介意槪乎其未有聞此可謂之學哉宜夫世教衰微人道闒之士無氣節民不興行陵夷流極以有今日今則加以泰西新入羣爲利誘充塞害政尤未知所底止然則欲正人心

厚風俗以圖太平非崇正學以興教化不能
也則曷不仰法　聖祖提倡宗風退孔鄭而
進程朱賤考據而崇理學今世之能爲宋學
者如倭仁李棠階已爲碩果之餘宜隆以師
儒之任責以教胄之事如古之胡瑗孫明復
就成均以設科如近代之湯斌雖公卿可從
請業優崇其恩禮而鄭重其事以風示天下
豪傑興起四方風動是在朝廷轉移閒而已

夫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君師合統尤易見功果能表章扶持以承先聖將正教昌明邪說自沮上禮下學賊民自以不興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雪國恥臣之所請崇正學者此也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博通經史究心天下利病道光之季海禁初弛洋人商販往來不絕源每事咨考著海國圖志六十卷備詳各國山川風俗及國勢强弱機器利鈍至今談洋務者以爲依據嘗有古詩一章云四遠所願觀聖有乘桴想所悲異語言筆舌均恍惝聰誰介葛盧舌異公治長所至對瘖聾重譯殊煩怏若能決此藩萬國

同一吭朝發暘谷舟暮宿大秦港學問同獻
酬風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北黨繞
地一周還談天八紘放東西海畀同南北極
下上直將周孔書不囿禹州講因思肇闢初
聲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怨軒羲往

國朝先生事略補編

平江李元度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科舉人選官瀏陽縣教諭年餘即告歸家居弦誦謝循聲藉平湖張金鏞督學湖南尊儒愛才備極誠禮士以得見爲幸獨敏樹終不可見敏樹嘗研諸學於古文用力尤深蘊藉夷猶得震川之致曾國藩稱爲文中逸品著有梓

湖詩文錄聽雨樓記云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而山村郞集非有平皐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複𦕈巖竇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湊密兒童雞犬之聲雜鬧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益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

擬之或張圖畫壁間坐臥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光水溢時叉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illegible][illegible]疊起數十百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繇以發露之耳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做一日余弟雲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廝傭所居者曰此可剗而爲也用力不大

勢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爲門向山間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花木畧具而房櫳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覩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俯近之墟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

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庋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於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志他年或敢忘諸

詞比樓何

孫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遭母喪歸卒年四十一少以文學知名旣登朝研索不倦其學淹貫古今周知庶務而一本儒術不矜考據亦不墮空虛著芻塘芻論二卷通論古今利病博達精皭多可用以經世論治第一云天下之治奈何人心正而得其理也其亂奈何禮義廉恥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絕而人相

四

食也人之初渾渾冥冥飢渴而飲食朝暮而作息男女而妃匹其與禽獸不甚相遠也禽獸弱肉强食天下之人羣萃州處而不爲暴者何哉有聖人故也聖人因人之性而範之於道動之以信義禮智仁秩之以倫紀馴之以禮樂敕之以政刑然後人得別於禽獸循其理而天下治亂則反是由生民以來推之至於千萬年其迹可斷而知也人心者風俗

之本也風俗者治亂之原也昔者成康降而王澤衰至於春秋篡弑烝報非禮不道之事靡國蔑有然而五霸猶假信義以求諸侯陵遲及戰國先王之法盡壞險詖傾危饕食鯨吞詐窮力竭胥六國而熸於秦逞强暴之威繁法淫刑以毒天下然後劉項因民不忍起而掊之秦亡又七年而乃定生靈之禍未有若是久且酷也兩漢麤安至三國而亂又作

司馬氏攘而有之不能守之以德義南北分裂中原淪於殊俗二百八十年之間割爲十六國更八姓五十七君亂與春秋戰國等至隋而始一暨唐而後五代之亂又與南北六朝等要而觀之則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消之至於盡以梟獍蒙袞冕以盜賊踞神器士大夫不知名義可畏而包羞而忍辱庶人獸駭狼顧

冒死趨利而不復有上下烏乎此與禽獸奚異哉其所之分骨月之恩以至是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始也人心之失流爲風俗及其已成胥天下之民溺乎其中忘其本心習而安之不爲怪而風俗之害又中於人心故泯泯棼棼其亂常數十百年雖有一二賢者生於其間第能自潔其身不污於俗而已未能撥其亂而反之正也非兵革代興剗除而

蠱滌之使天下之民愁苦怨思窮而無所復入勢不能返然而其禍烈矣古之聖人知其如此不忍其民之禽獸自蹈於刀鑊陷穽之中惻然憂之旣謀其所以養又思其所以教使之有恩相維有誼相接不能人人整齊約束之要使無至於亂聖人也又不必有天子之位則以其不常出其出言垂教於天下後世而怫其政刑之不逮孔子刪詩書修春秋

以誅亂賊而孟子亦言仁義闢楊墨以閑其無父無君孔孟既歿六經至漢始尊而其時諸儒守章句爲訓詁辨名物度數而已於聖人所以教人復其性而閑之以道者未之有見也師儒之學不明而其人主之政有得有失故及其亂也與春秋戰國等唐尙儒術定諸經義疏以一衆說第循漢之舊而紬繹之化民成俗之道亦弗之講也故及其亂也與

南北六朝等宋儒修聖人之教明義理而推本之於性命然後道之大原得而聖人率性修道俾民反經而無邪慝者其義大章其言皆天下之公言聖人之所不易故有志於治天下修身齊家者莫不由之自宋至今六七百年天下雖有治有亂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信義禮智仁之教天下皆知之凜凜不敢偕雖否塞晦昧而其明不息守其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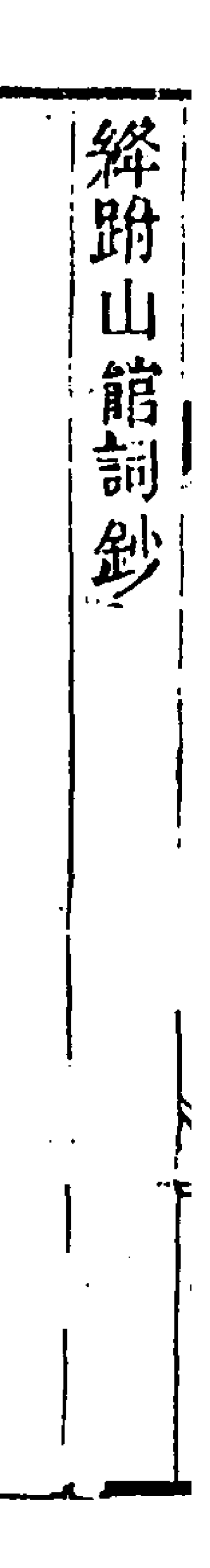
顛沛困踣繼之以死而不悔亂臣賊子不得
明目張膽快其所欲而無忌天下雖亂而旋
亂旋定其禍不至如春秋戰國六朝五季之
久且酷於乎宋儒之功於天下後世何如也
國初諸儒矯前明講學空疏之失讀書實事
求是務明考證以漢經師爲法與宋儒未嘗
相戾其學未爲失也於時碩德名賢布列朝
野餘躬行而恥以言競風流篤厚禮教相先

號爲本朝極盛其後日久承學者始用私意分門別戶造立名字挾漢學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憑借權勢陰鼓天下而從之士大夫於是靡然向風爭趨漢學其言皆六藝之言也其學則孔孟之學也所託者尊所當者破猖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學術由是大變宋儒之書能舉其名者少矣至於搢紳之徒相詬病以道學人心風俗流失陷溺至於

如此尙可言哉天下之禍始於士大夫學術之變楊墨熾而諸侯橫老莊興而氐戎入今之言漢學者戰國之楊墨也晉宋之老莊也夫楊墨老莊豈意其後之禍天下若是哉聖人憂之而楊墨老莊不知此其所以爲楊墨老莊而卒亂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離道猶人之不可一日而離食人日食五穀而不知其旨凡物之味皆可以奪之然而

一日厭穀必病病久穀絶必死今之言漢學
其人心風俗至如此論天下者於誰責而可乎

張金鏞字海門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湖南學政待士甚寬得鎗手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幸獲者或請其術金鏞笑曰鎗手文專尚靈機絕無根柢本非所取甯有術也喜奬誘才俊王闓運蔡毓春張自牧等皆所識拔後生得張學使一言榮於領解咸同以後湖南文學茂興經教浸廣金鏞倡之也所著有躬厚堂詩集


絳跗山館詞鈔

胡錫燕字薊門湖南湘潭人性介僻喜讀書父官廣東南海知縣欲令入貲仕錫燕請以貲購古書讀之由是學益富久之執友某復爲入貲得知縣錫燕謝曰仕非汎然也吾才質不足治人强仕且爲民害返其部牒遭父喪鄉居十餘年不入城會湖南修通志攸縣龍汝霖爲言當事强致之至則館汝霖家汝霖會書局諸人飲之客將至忽趨出經宿

不返跡之則自投於江矣錫燕學宗顧炎武然寡交不爲聲名故雖里黨罕知之嘗與其師陳澧書云近世學者患好名太甚爲己太少又云管子輕重之書非眞儒不可讀惟諸葛亮爲善用之其他以操切施之衰世適足罔民其志識如此

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改寶慶府同知陞永順府知府署永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永州鄰廣西咸豐時洪秀全據江甯廣西賊恆欲東下文琛練民兵扼之卒不得下寶慶人鄧漢勳以事爲知縣所繫文琛遣役持束備肩舁詣獄迎鄧先生明日卽劾知縣出漢勳罷衡州民毁教堂教士訴官必殺民償屋文琛坐堂皇列甲

卒見之曰失火延燒無殺人理遠來失居官
嘗汝邺必欲尋釁敗盟卽先斬汝聽脅巡撫
殺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教士氣沮卽乞五
百緡去巡撫聞之惱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轉
驕得饜其意永順俗多訟初至愬者日數十
人文琛口訊手判竟日而畢尤誣妄者笞逐
之彌月後數日乃一人性强斂文簿有字者
莫不親覽天未明卽起治事朝食後靜坐讀

書或賦詩蒔理花竹人怪其閒而卒無廢事
文探博究經史尤習知先朝掌故當世利病
卒以剛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貽堂
詩集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
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兵部主事旋告歸當
時軍興彊臣稍稍加禮接文士士多游謁依仰
獨彝珍與善化孫鼎臣家居守靜時論多之
性喜獎誘因以成業者甚多少工古文與灊
栴齋名晚益為時論所推稱宗匠焉著有移
芝室詩文集

劉熙載字容齋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由編修官國子監司業居京師授徒自給不受親故餽遺咸豐時入直 上書房徧徙步先至大風雪未嘗乘車衣履垢敝諸王子竊笑稱爲廚子翰林歲時內監多以酒脯餽直官求賜至熙載宅戶無簾牀無帳熙載方踞地爇薪以砂銚煑糒飰內監歎曰劉公貧至此我輩忍取求乎郎持酒脯去 文宗知熙

蕆廉簹特授廣東學政熙載至盡裁上下陋
規胥吏患之知熙蕆狷故爲蜚語刻洋報中
熙載見之果恚卽日乞病歸著有藝概二卷
藝志藝言各若干卷

楊翰字海琴直隸新城人道光乙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南永州府知府陞辰永沅靖兵備道爲政寬易與民相忘喜音樂及游眺山水終歲不倦工書求者嘗數年不得積紙至數十箱奴婢竊以糊壁翰弗知也性多可士挾一藝即與爲布衣交罷官貧居賓客不絕著有褒遺草堂詩集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積官至廣東巡撫尋罷歸再起爲兵部侍郎讀書能精思研貫經史尤邃於禮性質直議論必根於心無所遷飾雖致尤咨不悔喜讀王夫之書學行皆以爲歸署禮部侍郎奏請以夫之從祀　聖廟會出使英國議格不行嵩燾學務有用不屑文藝而氣盛詞雅論者乃更推之有王先生祠堂記云自有宋濂溪

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大法粲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郴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

生明之季下逮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旣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葢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愜於人心至其

辨聚名物研求訓詁於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佚者又十三種始刻之衡陽者五種善化賀耦畊先生刻之貴陽又二種新化鄧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毀於兵湘鄉曾沅浦宮保再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

先生始謀建祠衡陽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游仕之州邑既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友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德闇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

中丞劉公為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羅君世熾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又寄答龍汝霖詩云君出吾方隱鄰非壯踏時

江湖縱浩蕩天地有推移勝着支離叟空傷
薜蘿兒背長眠睡少爲問夜何其又巖壁繁
松挂蹉跎笑白頭十年眞幽絆一夢抵王侯
厭逐衣冠亂平浮江海鷗商山能力致攜爾
話丹邱又閒說驪山幸開通柞棫勞劫灰埋
眞闊儉德仰緇袍舊日陪霄漢解羅着鬢毛
匡衡客抗疏感激一、悲號又古音嗟寂寞哀
怨楚人豈思雨高張夢江山局宋家重來看

禁柳痛飲隔秋瓜指顧瘡痍迢吾懷倘有涯
又朝野鄭虞際合悽賦北征故人垂老別春
水隔年生身世餘悲憤行藏孰使令因君寄
遐意孤雁遶天聲所藉有禮記鄭注質疑綴
邊紀略養知齋詩文集

張修府字東堅江蘇嘉定人道光丁未進士翰林院檢討官湖南永順長沙永州知府政簡悉務興學化民民多應之所莅守書賈筆工相賀官永順時學政獲代倩二人者屬知府考治修府見卷中詩頗工俟學政去召二人至齋試以詩有佳句因與飲食厚資遣之著有蠻笑集及味夢盦初二集其他沙道中云野桃花笑杜鵑啼客路濃春送馬蹄細柳

輕煙寒食後亂山古驛夜郎西水田積雨千畦闊石磴盤雲萬嶂低墟里蕭條餘故壘晚來凝望一淒迷野人獻雉感賦云慙愧中牟政桑間有異禽重煩修土貢難慰野人忱矰繳逃無地文明晦已深春風聽朝雊中澤和哀音

龍汝霖字僎臣湖南攸縣人道光丙午舉人由教職借山西知縣初宰曲沃曲沃多徭計丁出資里胥以意高下民患苦之汝霖擇士人分管其里均徭於田歲省萬金而事不廢繼宰高平俗尚賽神春秋歌舞費常踰萬汝霖訴禁之以其費爲義塾凡百一十有七弦誦之聲比鄰相接民死貴厚葬歛即停柩以待不葬者五萬有奇汝霖革其習爲之期限

踰年葬者四萬再任江西鉛山縣縣近閩俗
多械鬭汝霖教以禮讓踰年民輸其械鬭者
遂稀汝霖篤志學道言動溫良而遇事强直
無所畏避官高下時有某布政過境僕從索
賄不得盡取器物以去汝霖遣役追絷之搜
行李得所失物以歸乃遣行巡撫沈某嘗以
奴屬汝霖奴故吸鴉片汝霖擲之會衆見巡
撫復言汝霖曰某用人有約不博不詞不吸

燿乃得留此奴苟不吸煙惟公所命巡撫慙
謝不復責王闓運詩熏攖文布政狂鬬沈尙
書蓋指此也著有堅白齋集

鄧輔綸字彌之湖南武岡人以拔貢生中副榜家富於財父官按察司輔綸獨喜讀書通九經訓詁旁及百家之學多所宣究尤喜爲詩至廢寢食嘗飲次與友人論詩意與軒暢不復酬酢又舉其詠積果詩南土移來香浙減北船亂後見應稀謂不減杜甫坐有某官心惡之後數年輔綸以道員將兵某爲御史竟以風聞事劾罷輔綸輔綸少有大志後再

出將兵不獲一展遂浩然歸闔門著書終身

不出著有白香亭詩鈔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甯人道光辛亥舉人倜儻好奇計游京師人皆以爲狂爲策諭才氣雄肆略如其鄉人魏禧咸豐庚申之變洋人火圓明園寶箴登酒樓望之撫膺大慟樓下人皆驚寶箴亦去歸甯即作書告其友田玉梅於河南使將所部勤王書曰方今國家多難正忠臣義士頂踵圖報之秋足下之所以自信與二三知己之所以信足下者皆不

誣也邇者㖋夷犯順再撲津門撫議遷延坐耗士氣遂至寇氛充斥漸逼都城至尊塵垂堂之戒已於月之八日巡幸木蘭六飛倉皇口不忍道所幸恭邸留守人心大安朝議翕然咸以湔恥自奮闖欲羈𠴨以中其忌假和議以款其兵暗設守備檄召遠近勤王之師以制其死命逆夷不滿萬人懸軍深入師無後援已蹈絕地且鱗介之形不利趨走若

得慣戰步卒犄角相抗設伏置疑出奇襲擊彼見援師四集勢必懼而謀歸然後以蒙古鐵騎與津通應募義兵四面夾攻乘其自潰夷雖狡逞其能以一甲生還哉況彼負我憤彼驕我忍彼曲我直勝負之形婦孺亦皆共喻向爲和議所牽以有今日今則一意用兵更無猶豫反敗爲功在此時矣計傳檄到豫之日必有所聞足下久歷戎行虎符在握宜

速詣行省脫穎自薦迅部麾下星夜北來以
成捍衛宗社之勳此千載一時不朽之業也
勤王之舉先至為榮若稍徘徊觀望讓他人
以獨為君子牛後之譏得毋為天下笑耶冀
功即非本懷亦何至見義不為負平生之志
氣乎中丞慶公物望所推忠義之忱必無瞻
顧所可慮者豫省單情力資保障不無牽制
之虞然見在駐防張公曜等俱有盛名足任

防務去此一軍未必遽至疎失兩利擇其重害擇其輕失河南數州縣於國家安危無關至計況未必乎且三軍之士披堅執銳以共守此土者爲天子耳今乘輿避虜蹕蒙塵迺置元首而事股肱舍根本而圖枝葉千秋萬世何所逃於春秋之義哉儻有以二三之說撓大計者可哭叩上臺以死爭之爭而不得即以頸血濺地亦足以對越祖宗在天之

靈且令千載下知國家二百年養士之恩猶有効犬馬圖報者七尺之軀可告無憾矣足下當今豪傑趨義急公無勞激勸所以不憚辭費者亦以國步艱難血氣之倫莫不各有所當盡若隱情恤己自同寒蟬是自薄也不以責善於朋友是薄友也箴夙以豪傑之士待足下亦不敢以世俗自待區區之愚幸垂察焉旌麾到日請先以五尺軀執鞭赴敵以

勞執事藉得一洩此中鬱礌不平之氣實爲
至願

鄧繹字保之湖南武岡人與兄輔綸皆好學然有大志不屑章句尤喜訪求才俊嘗謂求才爲經濟第一事王闓運幼時讀村塾中繹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無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卽往訪定交闓運故貧繹資之使學於名師又逢人譽薦之由是闓運學益進聲名大昌繹通練時事同治初左宗棠奏請佐軍繹以諸生抗禮論評無所隱時方危棘宗棠

則慮已聽之平定閩浙多用其謀以父喪歸
屏居郊外凡十餘年博究經史求古今庶務
之宜爲雲山讀書記五十餘卷斟酌利病多
可見諸施行日知錄之儔也著有藻川堂集
其詠席云芳席來淸風新涼映生色託愛施
匡牀未敢矜麗飾流月如有情承花似無力
輕塵霏玉房羅衣還拂拭微心不可卷喟焉
起長息願待華池淸開軒更相憶仙苑寺云

梵放聞清境春旛見佛心松雲雙徑合花石
一庵深日入峰巒變天寒洞壑陰暮來山溜
急疑有鉢龍吟過東溪耕者云谿谷多悲風
茆屋恆早寒歲晏無行車山禽暮來還借問
林下翁幾年入深山翁言不得意歸種東溪
田落景眺餘日乘流聞遠湍憂來但高歌
響迴雲端元鶴皆來翔此意非人間寄謝塵
中子何爲摧玉顏

王闓運字壬秋湘潭舉人生時父夢神榜其門曰天開文運因以名之幼喜讀書爲文章有奇氣年二十益棄俗學專力於古通尙書毛詩春秋公羊傳及莊子史記漢書性高曠不事榮利咸豐時天下大亂將師多開幕府招致才俊曾國藩尤稱好士賤人或起家爲布政裸身來歸資鉅萬士爭自效闓運獨爲客不受事往來軍中或旬月數日卽歸後國

藩益貴賓客皆爲弟子闓運仍爲客嘗至江
甯謁國藩國藩未報遣使招飲闓運笑曰相
國以我爲餔餟來乎卽攜襆乘小舟去國藩
追謝之則已歸矣著有湘綺樓詩文集

朱克敬字香孫甘肅皋蘭人强直任氣好議論時事人多厭之家貧客游四方遭亂無所之乃援例爲小官補湖南龍山縣典史龍山俗陋克敬野逸每行田間與父老雜坐有爭者就平其曲直民甚安之咸豐十一年寇大至知縣千總皆走克敬獨與士民守之凡四月城迄不陷巡撫惲世臨薦於朝不果用久之以盲去巡撫劉崐素知克敬與官錢使修

適志慨去克傲益無聊欲游海外友人哀其困共與之千金遂留隱焉其詩出香山入杜天才絶高學力不副故未能卓然名家然格律整嚴寫景言情時有獨至之處克敬少壯爲詩不能深造旣盲日令人誦文選杜詩聽而識之返覆精思數年頗有所悟乃更爲詩佳者往往似姚合將死自銘其墓曰生無補於時死無聞於後旣盲而學古無有獨以其

盲傳不朽昔有嗔庵詩錄常德府云漸出溪巒險千帆集鼎州荆巫通閒道沅澧會分流地散民風緩商多市氣浮文翁曾教養遺愛至今留楊嗣昌故居云問宅前朝相停驂落日斜壞牆閒護竹空院悄飛花力盡全桑梓心窮負國家將才難自昔憑弔重咨嗟病中寄舍弟至云疾病吾垂死艱難汝竟來生還眞不料破涕尚餘哀酒色侵眉綠鐙花照眼

開高堂憐瘦損斟酌葛衣裁又家國嗟同運
兵戈萬事非各留殘命在俱歎壯心違世族
朋交盡人間骨肉稀滄桑無限恨語罷更霑
衣雨後云小園微雨霽瀟灑晚如秋風過涼
生竹雲開月滿樓梵聲穿樹出花影隔簾浮
多病孤涼夜開軒學臥遊長沙旅懷云風雪
千山外羈魂戀母慈孤燈懸老淚殘夜數歸
期忍餓甘偕隱安心勸戒詩飛離猶繞樹返

喘定何時又溝壑當年志羞惶乞食情無顏
向妻妾有札到公卿短夢莊周蝶狂遊李白
鯨夜闌歌轉放金石激哀聲送林秀才云赤
熛肆隆威炎風被長路游子觸熱行急張歸
舟驚晨飧吸浦沙照宿望江樹豈不恤煩勞
貧游少親故近屬同類傷危途動深懼沈悲
戕病心臨歧淚滂注文喪儒益輕國空士焉
附人生丁末流荆榛窘跬步勉持儉德貞庶

植道基固季次安釋門淵明抱耕具無畝物皆賤約已境常裕艱迍身宿經苦言迍真悟送郭嵩燾云江風吹岸綵舟維短筑長歌慘別時師友交情兼患難憂傷殘命奈分離相看鬢髮都如此敢說萍蓬聚有期張儉生平愧紀學席門歸去更淒其送陳寶箴云舊時朋好去聯翩送子西征更惘然可語性情能幾輩不堪離別更中年浮湘歲月騷人淚酌

古經綸內業篇安此孤懷向誰是春風吹夢

夜郎天不見云不見徵張浚徒聞劾李綱大

臣多俊傑猾虜恣強梁正氣羣心繫危諸從

者當纘盟今更亟未可棄才良關外云關外

臣鄰長人間富貴荷春風颺賜樂晴日絢高

牙世局彌縫哲恩門責望奢格天殊不易愼

勿羨榮華又快意持旌節從容鎮一方性情

長樂老功業半閒堂國困官仍富民凋俗更

强野人多過慮况杜獨傍皇古寺云古寺人來少空庭鳥自鳴露花熬曉日風鐸和春聲好寂知禪意哀時契佛情虔人虛願在垂老百無成春晴云地暖和風早春晴客墜閒寺牆紅映竹村樹綠侵山出岫雲根薄撐空石骨頑獨游殊自幸吾道正屯艱楊翰餽歲云十年捧硯江湖老入座無徒儕飽難猶有故人憐病骨每傳溫語勸加餐關心范甑無兼

味照眼佚鯖愧臠盤感激蹶跨濡哅意引杯
彌覺酒腸寬移居雜詩云喜僦城隅宅荒居
景獨幽菜花圍繞屋桑影曲遮樓野近春常
早塲空景不留蘧廬誰是主安我即菟裘又
近舍多芳圃春晴百卉華遠風香斷續新月
影交加帶露移蘭梗分泥種藕花少錢容賃
取不羨石崇家又大浸掃陰氣恆裘夏似秋
無風涼入幕多雨溼侵樓花重低妨蝶林陰

陪度鳩病軀防患亟端午倘披裘又僻性難
踣俗閒情寄小園翦藤通曲徑移竹補頹垣
柳韓鶯留客花開蝶侑尊此間宜痛飲時事
慎毋言夏漲云久雨添新漲連湖白浪浮岸
移臨水樹江沒聚沙洲雲寺鐘聲漫晨窗客
夢幽占晴頻望日非止稻粱謀送王闓運云
黯淡江天暮蒼茫此別離異鄉同命客殘歲
去家時長帶休文病空囊趙壹詩相持難忍

淚況乃向臨歧

閻正衡字季睿湖南石門人喜讀書所居僻陋書不可得從友人假得文選併註讀之數月皆能記同里某翁家有史記請借不許請就其家讀之又不許翁所居少薪正衡家有山場請日餽肩薪乃許之正衡朝食荷薪擕筆札往讀之且讀且寫數月乃畢後補諸生應省試歸鬻產購書數千卷日夜讀之其學益充苦下縣寡陋復遊學長沙與黃文琛龍

汝霖朱克敬相師友好事者聞其名訪之皆
謝不見學政顧雲臣以博通古今孤介絕俗
薦於朝　詔授訓導正衡篤志於學九經諸
史靡不研貫爲文章堅勁雄肆頗似王安石
蘇洵有石門縣學田記云有明一代之制惟
學校最爲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能先焉者
也太祖陟自側陋察天下之變階於秀民之
失職故建制藝以造士使人壹其耳目心思

於四子五經之書而事雜言龐者不得與也
銓舉官之選優其廩糈高其遷除遇之以賢
人長者之儀而使不敢自棄於道德廉恥之
外故方其盛時冠帶縢紛之徒爭自濯磨魁
節碩行標映海內及其衰也朝雖崇任姦回
而直言强諫之君子更仆遞起其窮而在下
者柄持清議排譏訾醜當是時廷杖之慘酷
緹騎之驕橫日陷衣冠於塗炭之中而不能

少貶東林復社之口其流風遺烈可謂懋哉不幸社屋鼎遷淪胥以盡而感憤激發於君國之難者陷膺穴脰視死如歸至不可選紀蓋自東漢節義之隆未能與比並焉嗚呼豈非教澤之懿有以愾人之深而牢結不可解於衷者與國初斟酌明制而益損之其程額也寬其著令也嚴使士植身黌序之林即不敢倜然自肆於繩檢之外可謂矯枉而得其

正矣然爲學官者㪽輕而稟寡出則趨拜承迎於牧守之前而內或妻子饘粥之不給士之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常不樂爲而姑取庸光罷駑者以充位焉其生徒進謁於門牆摊皋比晝犢籍斷斷然較量錙銖毫末之間以苟同於商賈後雖欲誘勵而督勸之其勢無由士出於貧約傭筆盟所入僅足自活而又瓚其半以贍學師其力有所不暇故遊手失

業者涸焉無所依往往溷列於市井刀筆之
儔以自汚其行有司操三尺法南面盛氣以
折辱之垢首蒲伏寘不知怍無他上之　以
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均出於禮義廉恥之
外雖峻文苛罰以懲勸之而亦無能矯革也
吾楚自軍興以來髦傑朋起聖上廣厲學官
之路增置弟子員士既沐浴於膏澤而邦之
縉紳髦老亦願斥其橐囊之贏以資學官之

養而佐生徒之饔飱者吾邑當荒遼僻絕之
地遲積至今始克有成乎既嘉其有以助國
家長育之方而培師儒廉介之誼因爲序著
學校盛衰之本末以誌人才消長之由使採
風者有所覽觀焉